

農婦做繡娘 針線連富路

瀋陽錢家溝村：引入非遺項目 擺脫靠天吃飯

脫貧攻堅 收官故事



打籽、盤金、平繡……小小刺繡針在鄉村繡娘吳楠手中靈活盤錯，一個上午，由她自己配色配線的一塊滿繡紋飾就完工了，這也意味著她一天至少可以增收十多元（人民幣，下同）。和吳楠一樣，在位於遼寧瀋陽法庫縣錢家溝村的盛京滿繡扶貧車間，二十餘位鄉村繡娘正勤勞地用雙手織出一條貧困山村的致富之路。滿繡扶貧車間在這裏啟動的兩年多來，已累計為錢家溝村帶來了50萬元的增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錢家溝村的繡娘年齡跨度從「五十後」到「八十後」。



滿繡產業化 火種播全國

「我想我應該就是那個火種。」吳楠逐漸認識到，自己在當時邁出的一步，成爲了改變整個村子女性生活的重要一步，更爲滿繡扶貧在全國的推廣播下了點點火種。如今，在遼寧省、河北省已先後成立了107個「盛京滿繡技藝傳承扶貧（孵化）車間」，繡娘人數已達1,623人，其中建檔立卡戶154人，人均月收入達2,000元左右。

傳人打破傳內不傳外

滿繡是在2018年經論證後開啓產業化之路的。作爲扶貧項目，盛京滿繡公司創始人楊曉桐打破了滿繡「傳內不傳外」的封閉保守傳承方式，與鄉村脫貧帶頭人、駐村第一書記共同探索出一條讓鄉村實現「造血」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即由盛京滿繡集團公司設計款式，發派給各扶貧車間進行定量製作，雙方確定了先培訓、再簽約、後回收的合作模式，公司派遣優秀教師在各車間進行免費培訓，並與培訓通

過的人員進行簽約，保障被扶貧人員利益。訂單完成後，公司對作品進行回收，按作品數量結算工資。

繡娘攜作品首出國門

這樣一條產業化扶貧之路正是從錢家溝村燃起了星星之火，一件件滿繡作品不僅讓這些繡娘鼓起了腰包，從根本上激發了貧困群體和留守婦女自身的脫貧動力，更改變了她們的生活。錢家溝村骨幹繡娘楊雪，也是因爲滿繡第一次走出國門，化身傳統手藝人，將小鄉村的滿繡作品推向世界。

今年1月在日本舉辦的第十四屆「名古屋中國祭」上，中國友協聯合遼寧省友協主辦的「服飾裏的中國——盛京滿繡」文化展成爲此次其中一大亮點。就是在這裏，楊雪帶着大家的作品在名古屋向日本觀衆近距離展示，「日本觀衆對盤金繡、打籽繡等繁複的滿繡技法都非常感興趣。」楊雪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錢家溝村繡娘楊雪帶着村裏的滿繡作品遠赴日本參加展覽。受訪者供圖

滿族刺繡 皇家標誌

盛京滿繡是瀋陽獨有的刺繡技藝符號。滿繡是滿族刺繡的簡稱，是清皇家文化、地位等級的標誌，又稱「中國清朝皇族刺繡」。滿族刺繡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金代的「女真刺繡」。1636年皇太極在盛京（今瀋陽）稱帝後，滿繡成爲皇家文化、地位等級的標誌。

2008年，滿族刺繡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滿繡第四代傳承人楊曉桐（滿文名巴彥殊蘭）則在2012年創辦了以滿族刺繡爲主營業務的瀋陽盛京滿繡文化藝術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簡稱「盛京滿繡」）。「我想讓盛京滿繡成爲世界人民「買得起、用得上」的藝術品，

讓遼寧地區孕育的手工藝和文化產品回歸生活、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楊曉桐說。

出生在一個滿繡世家，楊曉桐4歲開始便學習滿繡，從此與滿繡結下了不解之緣。她的曾外祖母烏爾古察氏生於1892年，精通刺繡。祖母哈爾哈覺羅氏，精通滿族盤金繡，1921年作爲皇后婉容娘家王爺府的繡娘，爲婉容繡過嫁衣。母親舒穆祿氏，創造了堆綾、打子、鋪絨等技藝，並受到當時西洋文化的影響，融入手工編織技術。

如今，歷經百年發展的滿繡既保留了自身的藝術特色，又借鑒了蘇、湘、蜀、粵四大名繡的技藝特點，登上了藝術的頂峰。

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錢家溝村時，正趕上這個偏僻鄉村的農閒時光。然而這種寧靜在吳楠看來卻並不愜意和輕鬆，「我們這裏十年九旱，農閒大半年沒有收入，就是靠天吃飯。」長久以來，這個頗爲原生態的小山村裏的260戶共900口人的生計，都寄託在玉米種植和散養養殖上，人均年收入僅有7,000多元，屬於較貧困地區。

激活農閒婦女勞動力

轉折發生在2018年，駐村第一書記張雲路下派到這裏。「在調研走訪中，我發現農閒時，村內的女性剩餘勞動力較多，」張雲路快速發現了這裏的問題——村裏的女性往往以打麻將、開串門等方式消磨時間，「這樣既容易因錢財引發口角造成鄰里不睦，也浪費了大好時光。」張雲路馬上調動自己在原崗位上的資源力量，確定了與非遺產業化項目、滿繡非遺傳統技藝第四代傳承人楊曉桐創辦的盛京滿繡公司的合作。

「滿繡上手迅速、場所多、時間靈活，各類商品也有良好的市場表現。」歷經多次協商、反覆論證，滿繡的用工特點完全適合錢家溝村女性勞動力的現狀，最終雙方確定了先培訓、後簽約、訂單式、有保障的合作模式。「學員們只需要一周的免費培訓就能上手，每天收入最高可達80元。」

然而很快，村民們的反應讓張雲路始料未及，「村裏只有4個人報名，大部分村民反應冷淡。」如何調動積極性？吳楠成了關鍵人物。「大家是擔心學不會，也擔心拿不到工錢。」吳楠回憶起當時的心態，「我在村裏經常組織跳廣場舞，挺活躍的，張書記就找到我，說可以送我去免費培訓。我也猶豫了十多天，最後想那就去看看。」當年5月她成爲村裏第一個走進盛京滿繡公司學習的人，在那裏她得到了系統的培訓，拿到了第一筆工資480元。

首次出糧後報名大增

吳楠成爲了滿繡與錢家溝村的一座橋樑，她一邊在公司學習，一邊通過微信向村裏人介紹滿繡的歷史、手藝以及能帶來的切實增收。「傳開之後，報名的有一百多人。」當年8月，在錢家溝村村部成立了盛京滿繡坊錢家溝村刺繡基地，即如今的扶貧車間，第一批學員達到20人，由盛京滿繡公司負責爲基地提供訂單。

「訂單逐步增加，我們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坐在寬敞乾淨的工作車間，吳楠一邊打理手中的繡線，一邊跟香港文匯報記者說起滿繡給這個小村莊帶來的變化，每個人每年增收至少2萬元，「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有的手藝好被選到公司，一年能有三四萬收入。」

駐村第一書記張雲路（左二）參加錢家溝村中秋節活動。受訪者供圖



吳楠在自己的工位上介紹情況。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



錢家溝村增收情況

扶貧車間啟動前

過去，每人年均收入7,000元。而遇到天災（大旱、蟲災）時不僅顆粒無收，更要賠進全部成本，每畝耕地成本在350元左右，按每人3畝耕地計算，一戶三口之家的耕地投入成本在3,000元左右。

扶貧車間啟動後

2018年8月扶貧車間啓動以來，到今年7月，錢家溝村村民通過滿繡累計增收50萬元，先後有近60人參與滿繡培訓，完成刺繡作品2,000餘幅。

遼寧錢家溝村位置圖



與經濟上的改善同步，錢家溝村繡娘們的生活也在悄然發生着變化。「從過去有時間就去小賣店打麻將變爲到刺繡基地繡活，從過去的聊家長裏短，到現在談論怎麼配線配色，如何提升工藝，加快進度。」這些變化看在張雲路的眼中，也真正影響了錢家溝村的女性。「八十後」的繡娘徐芳就對參與滿繡有着更深刻的認識，「做了滿繡，就感覺到忙碌了一些，也让生活更有意義了，這也是一種傳承，也培養了我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興趣和愛好。」

培養興趣愛好 技藝大幅提升

徐芳的話也道出了很多繡娘的心聲，這些很少離開村子女性，通過滿繡打開了一扇藝術的大門，「不喜歡根本就繡不了，而且你需要自己琢磨配色，顏色怎麼過度、怎麼銜接、怎麼繡出來好看。」從打籽繡、盤金繡到平繡，從荷包、手包到官褙、龍袍，兩年多的時間，這些鄉村繡娘們的技藝和作品層次都有了大幅提升。「在去年5月開展的首屆中國旗袍文化節『中國滿繡最美繡娘評選』中，我村有兩人獲得一等獎，7人獲得特別貢獻獎。」張雲路頗爲自豪地說。

吳楠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了她手機中保存的各式滿繡成品的照片，「每次繡完一個作品，哪怕是個小花邊，我都照下來留作紀念。」吳楠和其他繡娘也有過在外打工的經歷，「以前也在飯店當服務員打零工，但你看我們現在的工作環境，乾淨、風雨吹不到，過去全是泥的手現在也開始要注意保養了。」吳楠靦腆地笑笑，「這份工作給我們很體面的成就感。」



錢家溝村的繡娘們在盛京滿繡公司刺繡龍袍。受訪者供圖



刺繡間隙，繡娘們在一起分享配色與走線心得。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

告別麻將枱 收穫成就感